

## 完美的生命之光

黄明



我拍完第一次四维彩超后不久，我父亲就永远离开了，我们全家随之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。这时大家突然意识到我反胃等妊娠反应，便从悲痛中艰难地抽身出来，开始将目光聚焦到我身上，用照顾我来稀释天人两隔的感伤，眼神中也重新燃起的希望。我必须呵护好腹中的孩子，因为此刻，他成了全家人的精神支柱。

然而现实是，腹中的孩子并没有强大到让人安心落意——他发育得只是“还好”，他的各项指标和所处位置时刻能让身为准父母的我们心情走钢丝。只要是株洲市妇幼保健院要求的检查，我们一次都不敢怠慢。怀孕三个月后，我的检查就从妇科的周娟医生处转到了产科的杨辉医生那里。科室和医生虽有改变，但她们的专业、亲切的诊疗风格却给人相同的温暖。

杨医生高、瘦，留着短发，给人干练的印象；她说话行动都不急不躁，让人心里踏实。接触几回后，我的忐忑和迷茫就被她一点点抹平了。我第一次在她那里用多普勒胎心仪测出胎心的时候，她告诉我：“这是你宝宝的心跳。”见我还愣愣没给反应，她把仪器声音调大，提示我：“你听到的类似马蹄声的，就是你宝宝的心跳。”那真是神奇的一个体验。我反应过来，她用温暖的微笑回应我的激动。

我每次去找杨医生都是在手术室外。起初我坐在手术室外干等，掌握不了时间，之后她教我直接按铃进去找她。再后来，看我容易累，她便每次提前帮我开好检查单，有时还交

代我直接找谁检查最方便，让我做完例行检查带着结果一并找她，避免我来回折腾。这确实让我绕开了不少麻烦。

当时的我谨小慎微，事无巨细都去咨询杨医生。比如我在网上浏览个关于怀孕生产的新闻，莫名紧张，一定要听到杨医生释惑才安心；比如我听到别人给的睡姿建议，也要去问问杨医生到底怎么个睡法才正确。诸如此类。每次杨医生都会耐心为我解答，拔掉我心里的一根根刺，让我不至于演变成一个焦虑暴躁的孕妇。杨医生的护航，让我的孕期充满“安全感”。就这样，我平安进入孕晚期。

离预产期还有一段时间，例行产检胎监显示我二十分钟内出现了两次强宫缩。因早已足月，医生说“随时有可能生”，我也就住进了医院待产。住了几天院，腹中的孩子忽又斯文起来，临产症状消失。正当我纠结要不要先回家时，B超显示我的羊水值为7.7，并给我出示了一张“病情解答记录”，告知我羊水过少，宫内环境差，脐带绕颈，存在胎儿窘迫等情况。虽会对孕妇和胎儿实施监护，但文字阐述严谨，也出现了“仍有可能因各种原因出现胎儿窘迫，新生儿窒息，成活率难以估计”的句子。专业知识本就陌生，尤其对于一个如履薄冰的孕妇而言，这段话太过惊悚惊心。

此时我在待产病房住院，这里不是杨医生的工作区域，但我习惯性地又开始咨询杨医生。我说听起来这么严重，是不是得马上准备剖宫产？杨医生收到我的信息后，特地在两台手术的间隙来到我的房间，专门来看我。她为我做了检查，询问了我一些情况，然后鼓励我：“你一直准备顺产，现在还没到非要剖宫产的程度，为什么不先试试？”杨医生的鼓励很有效果，我心里瞬间轻松不少，且坚定了一直来打算顺产的想法。上午做完胎监后，我就去到了待产室，开始准备产。

然而经过几轮催产，于我而言效果一直不明显。加之我输液时看了《人世间》和《生门》两集纪录片，心里毛毛着涌出许多莫名的担忧。第三天早上八点多，杨医生又来帮我检查，看到她，我就安心许多。她说孩子的头很硬，不容易变形，且仍是“枕后位”的姿势。她在我肚子上进行“大挪移”调整胎位，但生产条件依然不成熟，我得继续回待产室输催产素，坐弹力球，测胎心宫缩，削骨挫肉般的疼痛如影随形。十一点多，我在护士的搀扶下进了产房，杨医生微笑迎接：“终于轮到你了。”

护士们做好准备，杨医生就开始吩咐我：“痛一上来你就开始使劲，深吸一口气，再闭紧嘴鼻，把气顺到腹部。”我尝试一次，得到她的认可，“战斗”就此打响。就在我几乎要晕厥时，听到了孩子的哭声。护士把一个睁圆着双眼的光溜溜的孩子放在了我的胸口，杨医生笑道：“恭喜你！”我才如梦初醒。

孩子的预产期接近父亲的生日，虽然有这个愿望，但谁也没想到，孩子和我父亲竟真能在同一天生日。如今我的孩子已经四岁，健康活泼，茁壮成长。回望怀孕和生产经历，感慨每一个环节的完美协作，让我能把“思念”和“希望”的绳索两端系上。我想对株洲妇幼保健的医生护士，特别是杨医生，再道一声感谢！

## 征稿要求

- 1.除诗歌外题材不限，字数1200至2000字为宜。
- 2.文章要求真情实感，见人见事，不要大话、空话、套话，同时附上作者联系方式。
- 3.投稿邮箱：420918118@qq.com。
- 4.奖项设置：一等奖1名，奖金3000元；二等奖2名，奖金2000元；三等奖5名，奖金1000元；优秀奖10名，奖金500元。
- 5.活动时间：2023年2月至2024年2月。

## 诗歌

## 惊蛰(外一首)

卢兆盛

久违的春雷轰然而至  
炸毁了冬天留下的所有的残垣断壁  
炸醒了天地间无数个昏睡的长梦  
雷声响过的地方再也无法安静下来  
日子，开始变得躁动、热闹  
生长的路上，万物争先恐后  
沿途的风光，一片欣欣向荣

## 雨水

立春的脚步还没走远  
雨水便翩然而来  
干涸已久的日子开始湿润  
瘦身多日的溪流走向丰腴  
春天的序幕已然拉开  
田野响起了农事的前奏曲  
雨水，打开湿漉漉的阀门  
浇灌出一个水灵灵的初春

## 随笔

## 万物随春醒

崔旭艳

我推开窗，冬春交替时节，春寒仍然料峭着，房子外面的樟树在春风中冷得一阵阵摇晃；气温很低，树叶上都仿佛凝了一层晶莹的薄冰；窗外的春雨在短暂的停歇后又开始飘落了，雨点不大，淅淅沥沥不急不慢地仿佛忆着往事；乍暖还寒，楼栋下的行人少了很多，只偶尔有一二个路过，都穿了厚厚的棉大衣，围着大圈，在风中用力撑着伞，低着头，缩头缩脑地快步疾走。

按照习俗，今天是“咬春”的日子，吃春饼，或者春卷；我昨天上午就开始准备了；早早地将小苏打、盐、白糖、用温开水调匀，用热水和面；开了电炉子的低温档提升温度，直接将面盆放在火炉子上，今天上午面醒得有蜂窝了，我才不急不忙地揉揉捏捏；我没有像网上说的那样掺芝麻或者洒葱花，而是直接将面等分成小剂后拍成圆形，压扁，让它不薄不厚，再放到锅里开小火慢慢的煎得两面金黄，泛出油光，做出来一种温饱喜况，让味道刚刚好，不咸不淡，带着小麦的本色，有韧劲，咬一口萝卜搭配着，又爽脆又香酥，我连续吃了五六张饼；心里默默想着这是春天的饼，连着春天的绿水清波，春天的蛇紫嫣红，还有春天的和煦温暖，我用力“咬”着并且珍爱啊！令人遗憾的是我发现我的面实在是和得有点多，吃不完，最后剩下了很多生面在面盆里，一起守着对立春的念想。

立春大如年，记得小时候老人总是这样念叨。在立春这一天，乡村的柴火老屋总是在起床后就开始匆匆忙忙，大公鸡顶着大红的鸡冠忙着觅食，大黄狗忙着张牙舞爪满地撒欢，炊烟忙着袅袅婷婷地升过屋顶，立春的鞭炮忙着噼里啪啦地钻到村村尾的小路上；山上树林竹林里的小鸟被惊醒了，翅膀乱飞，羽毛都落到了树下的芦苇丛中；这时农家堂屋里的桌旁，家里的长草往都会带着一定的严肃和虔诚，祝愿和期盼着立春后的风调雨顺；立春一日，水暖三分；大地还在无声地沉沉沉睡，春天的山塘却开始苏醒了，开始融冰；关在牛栏里的牛边啃着稻草边甩着尾巴，它们知道很快就要出发，去拉犁耕田了。

城市里的春天又是另一番景致，年轻的雨伞成双成对地在江边驻足，嬉闹的孩子在新绿的草坪里欢声笑语，匆匆忙忙的人流在大街小巷不停地穿梭；迎春的蓓蕾还未怒放，春就已经开始流连忘返了；立春这一天到来的时候，许多年长的父母们都会提前召集孩子们一起回家，围炉而坐吃一顿热气腾腾照照攘攘的春饭，重新回味和再次品尝“年”的富饶与丰盛；有些年长而好玩的老人，满头白发了，还会特意去商店买一挂红红的鞭炮，等着迎接春天满满的阳光和喜庆……

今天第一次知道了要“躲春”，体验了“躲春”的习俗。癸卯兔年，立春的那个时辰我躲在家里，不出门，不说话，也没有客人来访，没有到楼下去放鞭炮，没有到屋外树下的泥地上去竖鸡蛋；我就在家里慢腾腾地“东奔西走”，还同时捉摸着为什么会有“躲春”这个习俗呢？它从什么时候开始？我怎么以前从不认识，也从来没有相见？

走过了许多岁月，年近花甲，又迎来了一个春天；那些往事的经历，伤和痛，气和恼，满心的期待，牵挂，希望，那些远方的亲人、朋友，在时光里一走走来，又渐渐远去，甚至变得遥不可及；而有些往事却依然如故，如影相随；值得高兴和欣慰的是，今天到来的立春时节，我参与和拥有了，我在春天的怀中心存感激；也知道今后的每一个日子，我都应该真诚地善待和珍惜，温暖而努力。

## 雷鋒日·散文

## 邻居小胖

范大悦

俗话说，行有好伴，住有好邻。在我们小区人缘最好，令人佩服称道的是小胖。他因为心好善于做好事而出名，是大家公认的和睦相处的好邻居。

小胖和我同住一个单元，我家住二楼东，他家住三楼西，他家是动迁户，从祖父辈就居住在这里，而我是后搬来的，虽非对门，但我们处得很好，情同一家！

很少有人知道小胖的名字叫朱江。他爱为社区内外、街坊邻里操个“闲心”，管个“闲事”，熟悉他的居民都亲切地称他“小胖”，因为他个子不高，三十岁出头，长了一张娃娃脸，稍微有点肚子，胖乎乎的，走路起来有点像企鹅，“憨态可掬”，十分可爱。

刚搬来那会儿我们并不熟悉。一天我从楼下往屋里搬洗衣机，一个人有些吃力，他从楼上看到了就下楼搭了把手。放好洗衣机刚想让他坐下来喝杯茶，可他转身就走了，说家里还烧着水。

一来二去我们两家便熟络起来。谁家有啥稀罕东西，做好吃的都忘不了对方，少不了对方。小胖爱骑行，还加入了车友会，赶上外头，还能带回来点稀奇古怪的东西。逢年过节两家来往更密。

他岳母家住农村，有个小院，种了点蔬菜，我也跟着沾光，共同分享劳动果实。春天韭菜小葱，夏天黄瓜芸豆，秋天白菜土豆……四季蔬菜不断，有他家吃的就有我家的。他说自己家种的没有农药，绿色无污染，每次回来都给我家送，有时直接挂在门外把手上。开始还让我来寒酸一下，后来也习以为常了，以为“理所应当”。有时赶上没菜没有葱花，就去他家。

前些日子父亲因脑梗生病住院半个月，病情较重，我才寸步不离全天候陪护。入院第二天，楼下打电话说我卫生间漏水，让我赶紧回家看看，情急之下我只能打给小胖。拨通电话之前我还犹豫，怕他忙没时间。可还没等我把话说完，他就满口答应了。到医院拿钥匙，去我家找漏水点，找师傅修复，给楼下粉刷，几天工夫，全都给我弄好了。出院之后我才从楼下住户那里得知，那几天小胖感冒发烧，每天还要去社区医院输液呢。

小胖是做家电维修的，手巧，勤快，为人热情，乐于助人，好结交朋友。经常给小区内邻居修家电，清洗抽油烟机，谁家东西坏了，找到他有求必应。他的“好”，在我们小区可谓家喻户晓，深受邻居喜爱。

他帮了别人，人家报答他，送他东西他拒收，给他工钱他更不要。别人夸他，向他道谢；麻烦他了。他总是回应：邻居之间相互帮忙是应该的，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。有需要您吱一声！我想，邻居之间就应该这样，这才是真正的好邻居！

小胖是个热心肠，心地好，脾气好，人缘好，手艺好，为人好，名声好。小胖的好，数不胜数，纸短墨少，笔拙嘴笨，好在他的好已经被邻居们记在心里了，口口相传。

## 散文

## 甘蔗荸荠水

冷文英

乍暖还寒二三月，正是甘蔗、荸荠大上市之时。

记得小时候，母亲在大队幼儿园当老师，父亲则在县里上班，每月难得回家一次，我和弟弟总是翘首期盼父亲回家，因为他会带给我们零食。

有次，父亲带回一捆甘蔗，我们欣喜若狂，要知道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这是不可多得的美食。靠放在墙角的甘蔗，引得我们来回回了好几次，足足十根，够我们姐弟俩吃上一段日子，心里别提多甜，再联想到小伙伴羡慕的眼神，心里就掩饰不住的激动。

母亲破天荒的买来一小筐荸荠，麻利地把甘蔗削皮后，先切大段，再切成小块；荸荠掐头去尾，一分为二，一股脑儿的全扔进盛满水的大锅里，还放了一块平日难得一见的黄冰糖。一向节俭的母亲，这一次怎么大方起来，做了那么多？我心里有些疑惑，但一想到甜甜的荸荠水，管他呢，等甘蔗荸荠水熬好了，我要开怀大吃；我和弟弟跟在母亲屁股后头跑进跑出，勤快地给母亲打下手。

红红的火苗，调皮地舔着锅底，映红了母亲的笑脸，暖了了我们的心，淡淡的果香从锅里升腾起来，弥漫了整个厨房，逐渐消融了柴火味。

我站在锅台边，不时踮脚看看锅里翻涌的甘蔗荸荠，黄的甘蔗，红的荸荠，实在是诱人，早已垂涎三尺。

母亲盛了一小碗给我和弟弟：小馋猫，赶紧喝了，喝了就不感冒了。哦，这水能预防感冒。

我们迫不及待地接过碗，糯糯的果香扑鼻而来，荸荠脆爽微糯，甘蔗汁多香甜，淡黄色的水甜丝丝的，我们俩一会儿吃了个底朝天，连碗底都舔得干干净净。我们嚷嚷着还要喝，母亲拨开我们的碗，把锅里的甘蔗荸荠水舀到木桶里：“不行，其他的我还要带到幼儿园去分给别的小朋友。”

啊，为什么？当幼儿园的小朋友听说有甘蔗吃、有甜水喝，别提有多高兴了，都一拥而上，把母亲围了个严严实实，嘴里直喊，老师我想喝！

“别急，孩子们，都回到座位上去，都有。”母亲微笑着高声道。

母亲躬身小心地把甜水舀到碗里，轻轻地放在每个孩子面前，轻声细语地叮嘱孩子们：小心烫啊！慢慢喝，把荸荠吃掉，甘蔗渣子放在桌子上。教室里一片“丝丝”的喝水声，“嘎吱嘎吱”咀嚼声，望着孩子们红扑扑的小脸，笑意如花般在母亲脸上绽放。

看着空空的水桶、看着孩子们期待的眼神，母亲心领神会：“孩子们，明天还有甘蔗吃，甜水喝。”

顿时，教室里一片欢呼雀跃，“杨老师，我爱你”的喊声此起彼伏。

在母亲听来，这也许是世界上最美妙动听的声音。母亲满意地笑了，笑得那么灿烂！慈爱地摸摸孩子们的头：老师也爱你们，都是我的好孩子。

接连三天，天蒙蒙亮母亲就起床忙活，把熬好的甘蔗荸荠水挑到幼儿园，分给班上的每个孩子。

初春时节，流感来袭。因为母亲的甘蔗荸荠水，班上的小朋友没有一个感冒；而且这个经验由此在幼儿园推广。

学生的家长纷纷表示感谢，有的送来了鸡蛋，有的送来花生黄豆，都被母亲婉拒了，母亲诚恳地说：“我的学生就是我的孩子。”

看着空空的水桶，我的美食计划落空了，心里有着十分不舍和不甘，但是母亲教会了我们责任和博爱。

等立春过后，我也会为孩子们煮上甜甜的甘蔗荸荠水，和他们讲着母亲的故事……



责任编辑朱洁 美术编辑肖星平 校对谭智方  
2023年3月5日 星期四 2269376

## 记事本

## 小姨的红色高跟鞋

马亚伟

我8岁那年，小姨18岁。那时我常年住外婆家，跟小姨形影不离。

有段时间，我发现小姨忽然变得行踪诡秘，我经常找不到她。与此同时，小姨越来越爱打扮。她把发髻在炉火上烧烫了，然后迅速收回，卷起刘海儿处的一缕头发。随着头发烧焦的味儿出来，小姨的刘海儿成了卷儿，花儿一样。小姨对着镜子，小心翼翼地打理她的刘海儿。她不看我，只盯着镜子里的她，问道：“好看吗？”我说：“好看！”小姨这才冲我灿烂地笑。她的笑容，也像花儿一样。

我终于发现，小姨在跟同村的一个男孩谈恋爱。那个男孩穿喇叭裤，头发长了也不理，还会很大声地唱“冬天里的一把火”。我妈妈说过，这样的男人不三不四。小姨却觉得他哪儿都好，说他懂时髦，说他唱歌好听。小姨还羞答答地对我说：“我听他唱歌的时候，心‘砰砰’直跳。”小姨的脸很容易红起来，红起来的时候像个红苹果。

有一次，小姨与那个男孩约会，也带上我了。他骑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，小姨坐在自行车后座上，我坐在自行车前面的横梁上。我们三个人，仿佛快乐的鸟儿，飞在乡间小路上。我觉得小姨的对象一点不像“不三不四”的样子，他对小姨特别好。他们两个人肩并肩坐在田埂上聊天，我在不远的草丛里逮蚂蚱。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，只听到小姨“咯咯”的笑声隔一会儿就响起来，那声音听起来有甜蜜的味道。暮色微黄，晚霞变幻，绿色的田野开阔而辽远。小姨和他肩并肩的背影成了夕阳下的剪影，他们却迟迟不肯回家。直到我大声喊小姨，她才与他恋恋不舍告别。

我和小姨在戏台下看戏的时候，他殷勤地为我们买好吃的。糖葫芦、爆米花、棉花糖，那时候我真有“要风得风要雨得雨”的满足感。“去，再买点瓜子！”小姨对他说。他屁颠屁颠地就去买了。

那天，小姨回家带回一双红色的高跟鞋。她告诉我，那双高跟鞋是他给买的，在城里的大商场买的。那双红色的高跟鞋真漂亮啊，我觉得像童话故事里公主穿的鞋子。小姨穿上红色高跟鞋，在镜子前扭来扭去，脸上的笑容一直绽放着。那个年代，人们的服装鞋子以灰黑蓝为主，红色高跟鞋简直给人惊艳之感。

谁知，外婆突然闯了进来。她见了小姨的高跟鞋，惊讶起来：“老天爷，谁敢穿这样的鞋出门？你爸爸回来不打死你！”外公在城里的机关工作，是典型的“老干部”。他平时回家很少，但我们都怕他。

周末，外公回家了。他不仅知道了小姨穿红色高跟鞋，还知道了小姨谈恋爱的事。外公气呼呼地把小姨的高跟鞋扔了出去，而且口口声声叫她对象“小流氓”“二流子”。我看着我家里闹翻了天，大气不敢出。

外公上班走了，小姨把红色高跟鞋找回来。她弄了一瓶蓝墨水，使劲在上面涂抹，想把红色染成蓝色。她一边涂，一边流泪。到最后，她把高跟鞋抱在怀里，嚎啕大哭。

小姨的红色高跟鞋没了，她的爱情也夭折了。三年后，小姨嫁给了邻村的小姐夫。小姨夫老实木讷，倒是个踏实过日子的人。小姨彻底成了农妇，她带孩子、做家务、干农活。多年过去了，日夜操劳的小姨已经老得不成样子，脸上皱皱巴巴的，仿佛干了的花。

不久前我回乡的时候，偶然遇到当年小姨的初恋。没想到那个“二流子”已成了南方的大老板，听说他在广州做箱包生意。不仅生意带着老婆孩子回来。我看了他当年的老婆，那是一个虽上了年纪但脸蛋依旧精致的女人。她的脸上，带着幸福的微笑。